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續濟公傳
第九十七回 傳懿旨母子起猜疑 進皇宮姊弟謀易位

話說張祿正然領了懿旨，一團高興，由慈寧宮往外就走。剛剛走到宮門，忽見皇帝聖駕已到宮外，欲待迴避，已被皇上搭眼看見；欲要上前，又怕機關敗露，伸伸縮縮。那皇上見他這樣形象，心裡覺得有些起疑，就喚了一聲：「張祿往那裡去？」張祿一聽，格外著慌，連忙跪下說道：「奴婢不到那裡去。」皇上又道：「既不到那裡去，出宮幹什麼？」張祿更加嚇煞，呵著舌頭說道：「奉、奉、奉懿旨，有、有、有事去的。」皇上道：「懿旨在那裡？」只見張祿忙在袖中將懿旨拿出，皇上接過來一看，說：「太后傳旨，光明正大之事，你這鬼頭鬼腦，是何道理？且記下一顆腦袋兒，你代我小心的好。」張祿連聲諾諾，暗暗叫苦。皇上便把那懿旨展開，但見上面寫著道：「淑孝慈恭皇太后詔曰：諭爾寇楨，敬聆懿旨。逮市蘇同，著即釋放。無論供否，將案註銷。毋負朕意，欽遵欽此。」皇帝看畢，把臉都氣青了。也不等當官太監傳旨，匆匆直奔向宮。走進宮內，卻見周選侍正在那裡，同太后指手畫腳的說話。皇上一見，格外作氣，就知道這個草詔，多分是他做的。皇上此時真個氣滿胸膛，連見了太后例行的常禮都忘掉了。便說道：「請問母后，適才降到刑部的聖詔，是有的嗎？」太后見他形容帶氣，也作色道：「詔是我下的，難道我慈寧宮的懿旨，不應行嗎？」皇上見太后氣憤不過，便心生一計，說道：「母后不必動手，但刑部寇楨，他家世傳的折獄名手，倘旨意中話說不清，他便借此抗逆，反與國體有礙。所以臣男不得不查點查點，不知母后諭旨上果否說清，做了有多長的？」太后見他話說得在理，也就平下氣來說道：「此回諭旨，我倒仔細過目，大約有五百餘字，並且說得□分透徹。」皇上道：「既這樣說法，臣男也放心了。但不知這個詔旨，是誰交代張祿的？」太后道：「是周選侍交代他的。」皇上聽畢，回轉頭來對隨來的太監說道：「周選侍偷換懿旨，速即拿下。」說畢，袖中拿出懿旨，呈在御案說道：「母后請看，五百餘字的懿旨，怎麼被他換做不到五□字了？料想這個賤婢，膽大妄為。母后精神不足，將後恐誤大事，著先交昭陽院嚴加管束。」周選侍聽說，嚇得臉上如蓋了白紙一般。兩個宮監，上前便要動手，太后只得忍氣吞聲故意的罵道：「賤婢！慣會偷懶。你告訴我說的有五百多字，怎麼連五□多字都沒有？實屬可惡！本當發往昭陽院管束，姑念初犯，著記大過一次。」皇上見著如此，也只得推點含糊，說道：「姑念母后講情，以觀後效。」又高聲對大眾說道：「嗣後慈寧宮如有懿旨，若不送至朕前過目，擅行發出者，照假傳聖旨議斬。」說畢，使喚太監取過筆來，在懿旨上寫了個「弔銷」兩字。皇上也不多言，辭了太后即行回宮不提。

卻說徐天化自從那日宮中宴會，心中憤憤不平，便欲闖進宮中，以泄其憤；後來反被他兒子破釜沉舟的一頓勸說，才把念頭打斷。所以過了數日，也不上朝，也不進宮。這日實在悶氣不過，便悄悄的騎了一匹馬，帶了一名親隨，到了慈寧宮。當宮太監見得國舅前來，是認得慣的，也不待通問，就連忙跑到裡面，不上一刻，大遠的高聲喊道：「太后有旨，宣國舅進內。」徐天化一直就奔了內宮。徐天化方欲行禮，但見太后滿面淚容，旁立著一個周選侍，一見國舅，便說道：「老兄弟也不必行禮了，你家姊妹這個位兒，怕的也坐不穩了。」國舅聽見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，忙問道：「究屬所因何事？」太后方要開言，又是淚珠直滾，覺得心中一股又酸又苦的悶氣，把個喉嚨抵住，要想說一個字，都說不出來。剛好周選侍加油添醬的，便說皇上怎樣不孝，怎樣把懿旨弔銷。說完，又說道：「不是奴婢膽敢妄說，總之就今皇上，此刻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。他把妻黨看得□分尊重，至於母黨，很有點瞧不上眼。就如前日高麗進來的貢貨，西宮國舅生日，他揀了多少頂色頂尖的送去，可曾送絲毫給國舅嗎？又如前日宴請聖僧，要看國太面上，就派頭一位先請國舅，他可曾去召國舅赴宴嗎？」

看官，你曉得這個周選侍有多利害，他說的這幾句話就同利刃在徐國舅心頭上戳去一般。但見徐國舅怒氣勃勃，大聲喊道：「還了得，反了反了！」國太連忙上前用手掩住他嘴道：「還了得，這是什麼所在？牆有縫壁有耳，倘若傳到這個不孝的昏君耳朵裡，是當要的要嗎？」國舅道：「我實在委屈不下。」國太道：「就是委屈不下，也要大家計議，怎能大喊大叫的呢？」國舅道：「姊後言之有理，是臣弟□分粗莽。但是我們總要想個法子，整頓整頓他才好呢。」國太聽說，歎了一口怨氣說道：「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。」國舅聽說，故意的問道：「姊後，此言怎麼講法？」國太道：「你倒又老糊塗了，你不記得當初立儲的時候，老皇本要立你的五賢於外甥，反是我再三勸轉。不料他一朝權在手，他就這麼樣子對我了。」國舅道：「姊後不必追悔，棄幼立長，固屬常例，而廢昏立賢，亦是恒情。其餘不必多說，就是這『不孝』二字，還不足以定他的罪嗎？」國太道：「你還不知其細，他現今滿朝文武，廣布心腹，還想搖擺得動嗎？」國舅道：「這倒不怕，如今兵權究屬還在臣弟手裡呢！」周選侍聞說，忙插口道：「國舅這言不舛，他再有多少扶鑾保駕的，但沒得兵權，終屬無用。在奴婢看來，國太、國舅要有意見，就請趕緊商酌，俗語上說過的：『當斷不斷，反受其禍。』假如聖上因同母后不睦，想到國舅身邊，降一道聖旨，收去兵權，那時真就坐以待斃了。」國舅道：「你們皆莫作慌，待我回去同三兒徐焱斟酌斟酌，他到很有點見識。」國太道：「須要慎重，倘是漏點風聲，就取滅門之禍了。」國舅道：「勿須過慮，還請自保龍體。」說罷，便作別出宮不提。

且言寇楨審問蘇同，一連審了六七次，大刑幾乎用盡，卻無半字實供。皇上因在慈寧宮看了懿旨，更加著急，隨即降了一道諭旨：「頒限三日，著將案情審明。」寇公一連又審了兩日，還是沒供。這日早晨起來，便喚鐵匠打了一雙紅繡鞋。看官，你道這紅繡鞋是件什麼刑罰？就是打的一雙鐵鞋子，用時將炭火燒紅，令犯人兩腳套上，登時兩腳枯焦。要論刑部寇大人，本是一位仁厚忠正的官長，只因這個蘇同，抵死不供，弄得無法可制，所以才想出這個刑罰來。當下見鐵匠將鞋子造成，便將他的風箱火爐一並留下，隨時升了大堂，吩咐把蘇同帶上。寇公一見蘇同，反轉垂淚說道：「我看你這個案件，就是從供定罪，也不過照圖逆不成車徒而已，你何必一味熬刑，自尋苦吃？」說著，寇公就指著炭爐內一雙鐵鞋說道：「你看這雙鞋子，燒得飛赤的，一到腳上，皮骨皆為灰燼，本部堂勸你就招了罷。」那知這蘇同眼睛閉著，睬也不睬，就同死人一般，無論寇公好說醜說，他是一言不發。寇公□分氣悶不過，說道：「我拚著一個尚書前程，交給你罷。」便把公堂一拍，吩咐行刑。但見一人端過一張凳子，把蘇同坐下。又用兩人挺著背後，抓緊他兩手脈門，又用兩人手持鐵鉗，將兩隻鞋子鉗到蘇同面前，就每人提著他一隻腳向裡面一送，只見腳下兩陣輕煙，一股焦臭味，異常難聞。只見蘇同牙齒一咬，叫了一聲「哎呀」，眼睛朝上一翻，登時氣絕。大眾手忙腳亂，將鞋脫下，又用井水當臉噴去，再也沒得甦醒。寇公在堂上，直急得抓耳撓腮，不知怎樣辦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